

# 苦乐夜班20年

本报记者 吴晓斌

有人曾经给我们写过一首诗：  
当我甜甜进入梦乡  
你却趴在格子上  
当我一觉醒来沐浴阳光  
你却刚刚走在路上

——致夜班编辑

作为夜班族，我们的早晨，从下午开始。

下午3点，编校人员到岗，开始了新一天的工作。梳理选题、约谈作者、编辑来稿……凌晨两点，记者还在车祸现场采访、凌晨4点交稿，编辑修改、排版，值班领导再清样、付印，通宵的战斗，换来了新闻的快速传递。第二天，满眼血丝的我们，又准时坐到一起打造新一天的报纸。

我们，就是夜班编辑。

走的走，来的来，编辑部的同事新老交替了一轮又一轮。从普通一兵到部门把关人，我在夜班岗位上已钉了20年。

20晨昏颠倒，飘散了多少往事和容颜。同学相见总会惊叹：你的黑发和青春呢？我笑曰：全让焦虑和不眠收割了。“那为啥不换个岗位？”“没办法，工作总得有人来做！”

其实想来，现在与当初相比，条件已经好太多了。

1997年，我抱着一大摞发表了我文字的报纸成了眉山日报社的一员。也就在那年，我家儿子降生。

创刊伊始，我被分到经济新闻部做编辑。那时的经济新闻版开辟了半个版的财经证券，每天等沪深两市收盘后，专家点评才传真回报社，需要重新编辑、录入、组版。完整走一遍来稿程序，夜班是免不了的，能在晚上十点前下班就算幸运。

看官会说，十点下夜班，不是幸福着

么？按理是这样，于我却不然。因孩子尚幼，我和妻子又分居两地，下班总想回家看看孩子。公交车早已收班，每天坐出租车又难以承受。于是，在多少个夜里，我蹬着自行车，从珠市街穿三苏雕像广场，经环湖路沿103线过西门口，奔20多公里外的眉山车辆厂而去。黑漆漆的山路上，掉过链子，遇过暴雨，吸过浓雾，个中滋味，酸爽自知。但每每回家看到孩子熟睡的模样，还有他醒来见我在的惊喜，又觉得这两个小时的辛苦值得。第二天上午，我又得将“座驾”打上公交车前往眉山。周而复始。那时候，车辆厂到眉山还是两节车厢相连的“长龙”公交，像是为我搬运自行车“量身定做”。终于有一天，司机大哥忍不住发话：你每天都拿一辆自行车去眉山，你到底是做什么的啊？一番解释之后，全车人笑翻。原来司机以为我是偷车去城里销赃的！

如今，我当年骑自行车走过的地方变化翻天覆地。以街为市的珠市街变得宽敞路亮，改造后的三苏雕像广场具有国际范儿，坑坑洼洼的省道103线变成平坦舒适的柔性路面，连接眉山城区和中车眉山公司的公交车焕然一新。风雨兼程20年，眉山已迈入“双高（高铁+高速）、双港（水港+空港）”时代。“三横四纵”高速路网全面建成，“四横八纵”铁路网日益完善，“四箭齐发”加快推进，实现县县通高速，眉山到成都、眉山到区县“半小时经济圈”全面形成。小车也早已进入寻常百姓家，摸黑走夜路再也不用打着手电骑自行车。眉山新的蓝图更是着力推进城市繁荣，把交通放在大都市区中去定位，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正在逐步实现。

这些发展和变化在推动我们，读者的希望和要求在倒逼我们，20年来，眉山日报也经历了脱胎换骨的变化。眉山日报改版前，报社委派我去北京唯一没变的，是我的夜班生活。

参加“中国报联”主办的新闻培训班，带去的样报受到与会专家的炮轰。北京广播电视台艺术总监、全国资深美术编辑毫不客气地说：这也叫报纸啊？它也老了！当时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

如何让报纸新起来、活起来？回来以后，我琢磨：新闻纸，就是应该让新闻唱主角；“三贴近”，就是要找准结合点。这个结合点就是市委中心工作和老百姓生活的融合点。改版思路得到领导和同事们的支持。我上网收集了国内外上百种报纸版样，还托妻子的学生从南京、厦门等地带回当地报纸作参考……经过几个月的筹备，2005年9月，以“强化新闻，注重服务”为原则的金秋全新改版正式推出，报纸的内容和形式都变成了一个样。当年，在同样一个培训班上，同样是这位总监，对同事带去的报纸称赞有加：版面干净、清爽，有时代感，有设计感，有品位。我们变化，远没有止步。

2007年7月1日，眉山日报从对开四版增加为8个版；2008年4月，从单面彩变为全部彩版；2009年4月，星期天增加了可读性的《博周刊》；2009年7月，眉山网挂牌正式涉足网络媒体。近年又相继出版了扎根基层体现民生的《仁寿版》、《丹棱版》、《青神版》等区县版。

不仅报纸的面孔在变，我们传播方式也在变。我们正在进行“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多元传播”的“中央厨房”模式的积极探索。2017年11月举行的第八届（眉山）东坡文化节暨首届四川音乐周，眉山日报整合眉山网、眉山在线、新华社客户端，现场直播开幕式盛况，图文并茂推送，有声有像互动，阅读量短时间破十万，这就是有效传播。同时，眉山日报社还通过举办各种各样的活动，让媒体人实实在在走到群众身边，让宣传可亲、可信。

眉山日报改版前，报社委派我去北京唯一没变的，是我的夜班生活。

记得2008年那场突如其来的地震，我们的记者和编辑全都冲到了一线。妻子作为志愿者，也去了灾区给受灾群众做心理疏导。不放心10岁的孩子独自待在6楼的家，我只能每天将他接到办公室陪我上夜班。遇到大的余震，便和同事带着孩子往楼下跑，反反复复，既是实战，更像演习。第二天早上七点，早班公交车到达报社站点的时候，我们正好下班。就这样，连续两个星期通宵达旦。而我们每天推出的4至8个抗震救灾专版，体现出大版面、大栏目、大专题的特质，精心提炼特色语言亮点，有效彰显特殊版面视点，做到引导鼓劲、权威发布、平息恐慌，受到各方好评。

工作的付出与收获，使我更深深地体会到，做一名新闻工作者的艰辛和慰藉。也许，这就是一种力量，能让一帮爱闹爱跳的年轻人甘心为他人做嫁衣裳，默默无闻、任劳任怨。捧回“四川省新闻工作先进单位集体”编辑中心的同志们，以实际行动来回应这种荣誉。这不，一位夜班姐的儿子做梦还在喊：“待稿来没有？”这些家属都耳熟能详的术语，这种潜移默化的教育，往哪儿找！吓得她老公也跟着喊：“来了，来了，乖！好好睡觉……”

岁月可以磨蚀我们的容颜，但是不能磨灭我们的执着。长期夜班不单枯燥、艰辛，时常也是一种自我牺牲。牺牲身体健康、牺牲家庭团聚、牺牲朋友交往……惟有初心和使命不能牺牲，也不会牺牲！

今年，我上班刚好20年。20岁的儿子也即将大学毕业，开启新的人生。他给我写了一首稚拙的《喜春来》，感谢我的陪伴：

报纸对错需亲问，版面栏必细询。  
朝花夕拾二十载，不自晒。却看白发满头新。

曾几何时  
我身边有着这样一群执着的“守夜人”

夜幕降临  
我们严阵以待  
用我们的双手、我们的智慧、我们的专注

呵护你的成长，见证你的诞生

《眉山日报》，我们是你忠诚的“守夜人”

编辑、校对、美编  
是对我们这群守夜人的称谓

同样的报纸、不同的样子

感觉你的每一次诞生都是一个新生

我们不是产科医生

却肩负着同样般的使命

我们用双手  
每一根线条  
每一个图案  
每一抹色彩

都为了看到明天诞生的你

更加漂亮

我们用智慧  
每一项策划  
每一个标题  
每一次编辑  
都为了看到明天诞生的你  
更加精彩

我们用专注  
每一遍阅读  
每一处修改  
每一丝斟酌  
都为了看到明天诞生的你  
更加完美

我们期待着你的每一次诞生都健康、美丽  
常常在最接近黎明的时候  
我们才疲惫地回家  
但我们知道，明天捧在大家手里  
是一张可爱的小生命  
我们勤劳的结晶——《眉山日报》  
6000多个日夜的守候  
二十年  
我们这群“守夜人”  
用芳华守护你的诞生

## 我读《眉山日报》这些年

本报记者 王允浩

17年前，我在拉萨。

6年前，我回到了眉山。

交通不方便，资讯不发达，离乡背井思乡苦，只有自己才能有切身体会。想当年，别个传呼机，都会把衣服扎进裤子，生怕旁人不知道。走青藏线，太闷太苦，坐飞机又很奢侈，多年未回乡，根本不知道眉山变成了什么样。

而自从《眉山日报》有了电子版，我心再无焦虑。

但凡有空，我都会打开电脑。那时不像现在可以用手机上网，也因此，办公室让人极为眷恋。

与《眉山日报》对视，我既是读者，也在学习借鉴。与其说是“读”，不如用“品”更为贴切——从头到尾，由外到内，从报眼到报角，从标题制作、字体字号、稿件拆分、新闻内容，甚至编采名字，我都会一字不落。“大气、精细”，是当年我对《眉山日报》的认知，每次看到颇具冲击力的版面，我都会自豪地推荐给部门采编，“看看，这是我家乡的报纸！为什么办得这么好？那是因为我们眉山本身就是东坡文化的发源地！”

我是有私心的。当看到同事们心悦诚服的样子，我就偷着乐：别忘了，我也是从眉山走出来的。《眉山日报》值得一看，《眉山日报》那群我还不认识的办报人值得尊敬。

虽远在他乡，渐渐地，我开始熟悉新眉山。诸多眉山发展史上的大事，

都是《眉山日报》告诉我的。这一点，我常怀感激之心。当初离乡时，从老家进趟城不容易，路不好，弯折太多。2004年坐飞机回来，经省道106线不到20分钟就抵达村上，让我很震撼。作为眉山人，我竟不识新眉山，在城里完全理不清方向。当时，我情绪低落，“归来吧”——此般情愫油然而生。

日积月累，《眉山日报》吸引着我迈开迈步步伐。2011年底，我终于决心，放弃多年打拼的成就，踏入眉山日报社大门，成为这群我尊敬的办报人中的一名新兵。已经有几年没有跑采访了，我告诉自己，一切都得从头再来。也就意味着，我还得继续读《眉山日报》，只是换了一种心情和方式。

这几年，《眉山日报》迎来大发展，在筑牢传统媒体根基的基础上全面开启新媒体时代。我读《眉山日报》，可以随时随地，轻松浏览。看新闻、学写作，努力提升自己的新闻采编业务水平，不断适应新形势下的媒体从业新标准、新要求，采写了《英雄母亲身中十余刀只为保住女儿救命钱》系列报道、《母爱诠释 为何如此沉重——仁寿县一村民先后生育两名缺陷婴儿调查报告》等社会关注度高的各类稿件，先后获得了四川省新闻奖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

我读《眉山日报》这些年，已经成为了一种习惯。我相信，这种习惯将会伴随着我继续成长。感谢《眉山日报》，感谢这群令人尊敬的办报人。



## 感悟 感恩

本报记者 卫琳霞

我常在想，人生的每一个选择，如蝴蝶扑翅，当时总是看不到过后铺天盖地的变动。然而，事实也告诉我，每一个选择，下定决心那刻充满期待，不觉忐忑，就是无悔。

到报社时，是2009年冬。大学毕业前的实习岗位选择，站在教师和记者两个职业方向面前，一向安于熟悉的人竟毅然决定走向了较为陌生的新闻行业。如今想来，只能将之定位冥冥中的命运。

实习的时间很长。未间断的半年里，起初除了长期积累下的看报习惯和学校选修专业的理论知识，对一切都那么陌生。所知所得如何变成铅字，该怎样找线索、采访时该怎样问、该问些什么等，千头万绪无可起头。

记得第一次采访，是一件较敏感的事件。将自己代入其中的我评断双方，成文一千余字，被当时的老师最终删减为两百余字。她说，作为记者，要简练明确不啰嗦，语言客观，不要出现自我的主观情绪，否则容易影响读者的客观。那是第一次深刻地认识到，记者和作家那样不同，不需要天马行空，大肆渲染。

之后，在采访中不断学习、领会，在诸多老记者和编辑们帮助下纠正错误、得到进步。那是人生最感局限又最为畅意的阶段：逐渐学会遵守社会的秩序，在当好党和人民的喉舌之外，



本报记者 张忠萍 摄

# 把责任扛在肩上 与新闻继续前行

——我在新闻路上的一个小故事

本报记者 郑顺

今年，刚好是我从事新闻工作的第七个年头，与报社20岁相比而言，我稚嫩许多。每一次采访，都有一分收获；每一篇稿子，都有一些故事；每一段经历，都是一笔财富。因此，作为党报的一名新闻工作者，应该时刻把责任扛在肩上，与新闻继续前行。

“哥哥，最近身体好吗？我和妹妹在上个月的月考中，我第三名，她第四名……”从2015年10月起，每个月，我都会收到这样一条短信，两名初二学生向我介绍她们的学习情况。

这个与新闻相关的故事，还得从两年前说起。2015年8月，我在仁寿县珠嘉镇采访时得知，当地有两姐妹成绩一直很好，而且具有美术天赋，还获得过省上的大奖。可是因为没有户口，无法继续上学。没有户口？无法上学？想想他们多么焦急。随后我立即前往两姐妹的住处，屋内的墙壁上，满满地张贴着姐妹俩的奖状，简陋的厨房、破旧的大床，床头摆放着各种药品……两姐妹是简阳人，小时候，因为

家里很穷，母亲离开了这个家，后来奶奶和爸爸带着两姐妹投靠到了仁寿的二姨家。

两姐妹一边说、一边哭，我一边听、一边记，看着他们的生活状况，让我觉得很心酸。怎样才能帮帮他们？回到单位后，我久久不能平静，立即撰写并在《眉山日报》发表了第一篇稿件《“我们想有户口，想继续读书！”》。稿件发表后，我还是很担心，这篇稿子能用吗？能帮到两姐妹吗？

3天后，我接到了一个陌生电话，原来是成都某爱心团体看到报道后，决定资助两姐妹的全部书本费和其他杂费，这让我们又看到了希望。

经历了两个月，发表了6篇稿件。

稿件得到了相关部门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也被报社评为好新闻。可能有人会问我，为什么这么上心？我想，我是一名记者，这就是记者的一份责任心；我想，我也是农村的孩子，这就是对基层的一份感情吧。

与大家分享这段小故事，也是对自己“来时路”的再总结、再认识、再提高。今天是报社20岁生日，作为报社大家庭的一员，我和其他兄弟姐妹一样，感到无比自豪和骄傲，同时也感到肩上的责任重大。在今后的工作中，我将继续以“传播眉山好声音，讲述眉山好故事”为工作要求，积极坚持正确导向，传递党和政府的声音，用我们的镜头去描绘眉山发展的每一景，用我们的镜头去记录眉山变化的每一刻，用我们的心去感受眉山前进的每一天。未来的路，让我们把责任扛在肩上，与新闻继续前行！